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二十九章。

【子曰。可與共學。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。未可與立。可與立。未可與權。】

「這一章，有注解說要與後一章合起來，有人說要分開，我們闕疑就可以了，不要胡造謠言。漢儒注解是合為一段，到了宋朝蘇東坡，才分二為章，朱子採取」，採取蘇東坡分為二章的這個分法，「清初」，清朝初年，「毛西河又合為一章。我們採取分開來講，比較好講」。這一章雪廬老人是採取分開講。

『子曰：可與共學』，孔子說可與他人共同來學習。「人下生以後」，人生下來以後，「什麼都能辦的人，那是生而知之者，這種人很少」。一生下來，他什麼事都懂了，沒有學習他知道了，都會了，這樣的人很少很少。「孔聖人、堯、舜也都要上學，人人都必須上學。聰明者必須上學，不聰明者更需要上學，透一絲光明也好，人人都必須上學。」這個也是《論語》第一篇第一章講的學而時習之，這個是鼓勵人要學習、要上學，人人都必須要學習。「可與共學，這句話其中含有深意，用可而不是用必」，用字不同。

「一開始上來求學叫開蒙」，或者我們一般講啟蒙、開蒙。這個是剛剛開始求學叫開蒙，或者啟蒙。剛開始學習，「不能就講道，含道的也不能講，例如《三字經》開首為人之初，這絕不能講，只教他念。性本善，性為何物，更不能講，只要要他念知某數，識某文，學灑掃、應對，這等事學成，就會念《禮記》，因為《禮記》書中就是講這等事，灑掃、剃頭，皆有規矩，這是大學問。」這個是

講開蒙、啟蒙的教學，不能一開始就跟他講道。先教他念、教他背，在生活上學灑掃應對，這些事情學會了，《禮記》就會念了。因為《禮記》當中所講的就是這些事情，灑掃、剃頭，怎麼應對，都有它的規矩，這個是大學問。

「人人都來上學，有人就不行，不得不教，他也學不出來，所以可與共學就不錯了，還有不屑的教誨。」所以還有人他不接受的，他不接受學習，也不接受教導，因此能夠大家共同一起來學習，這樣的人就不錯了。

『未可與適道』，大家可以一起來共同學習，就不一定可與他適道，這就講到道了。「可與共學了，要學六藝」，禮、樂、書、數、射藝（射箭）、駕車這些六藝，這基本的六種藝術、技藝。六藝一展開也就是現在講的各行各業，各種科技、學問，文學、哲學、科學等等，那屬於藝。藝「重要在道上」，道是根本。「執射乎，執御乎！」「六藝是道的皮毛」，它算是表層了，皮毛。「現今所學的都是藝」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，現在的人所學的就是第四科藝，道、德、仁都沒有。「可與共學已不錯」，也可以跟他共同一起來學習已經不錯了，「但還未可與適道」。可以一起共同學習，但還不能夠跟他講這個道。「孔子是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、游藝。適是通到某處去，適道是往道上去，往道上走，怎麼教也往道上走。」這個字從道上去的，上去走的。

「道，指朝聞道，夕死可矣的道，這極重要，沒有聞道，就求死，這是白死。例如你們念佛，求一心不亂，預知時至，心佛雙照，若還想在此受罪，念佛有什麼用？若耽戀這裡便是惑，就是縛。」留戀這個娑婆世界，就是迷惑，就是束縛。所以念佛求一心，就要發願求生西方淨土，他才能得解脫，這是舉出我們學佛念佛的一個例子來講。「如今可與適道的有幾人？現今的學佛者學道嗎？學

佛不是就適道了，所以俗話說：一著袈裟，事更多。」

「你們學佛多年，吾講經有六十餘年，講經不了生死，末法有教無行，知道有淨土，若不修不往上走，這叫適道嗎？像法有教有行，因為無戒還不能證道，所以有禪宗的教外別傳，使人先證果再研教。」這是禪宗它是特別的一個傳法的，一般都是要從經典、教下下手，禪宗先開悟再研究教理，再研究經典，這是教外別傳。「今日之下更不能了，所以說是往生而不說證。」我們現在是末法了，跟像法又不能比了。像法參禪還能開悟，現在開悟也很難了，所以就講往生，不說證果。

『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』，「可與適道，已進道了，已經進了門內，為內凡了，但是未可以立。在淨土宗難講，若依禪宗，四果之前還有三果，證四果，還沒有立，落於涅槃坑。立是紮住根，樹立住根，下不搖動，上頭的菩提能增長，這才叫可與立了。站立得住，八風吹不動。」

「孔子十五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我們別說十五年」，不要說十五年，「五十年還不行，吾學佛六十年還沒有立。孔子四十而不惑」，孔子四十歲他就不迷惑了。「俱生的惑我不敢說，新增的惑孔子已經沒有了」，雪廬老人講根本的惑，他不敢講說孔子沒有，但是新增加的惑孔子肯定已經沒有了。「你們是日日增惑」，指我們大家天天不斷沒有減少還增長惑。「要隨緣消舊業，更不造新殃，我們是日日造新殃。孔子四十不惑，更不造新殃。五十而知天命，明心見性，其實孔子是乘願再來，這不是當生辦得到的事。」是菩薩化身來的。

『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』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立是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經典所說的，處處要依經典來，道就是從經典處來。經是言語文字的假相，由道而來，經典所說的都是道，立是對道立住。

」

「權，如佛的權智，若是實智就得依經規矩，權可以變化，如何變化？變經典？還是變大道？權是改經不依靠經，今人就是不依靠經，必須是到達佛、聖人的地位才認識權這個字，登地菩薩也夠不上權字。」權這是佛、聖人的地位才真正認識權，也才知道怎麼用權巧方便，連登地菩薩都還夠不上權字，權這個字。佛菩薩度眾生，「沒有權就走不通，所以必須逢場作戲」。「但是行權不容易」，若自己行權，跟眾生逢場作戲，「若你成了戲中人，就不是逢場作戲，在前台上唱得多好也必須不著相，不能動心，印不到心上去」，這樣才行。

「權，我們又夠不上，又不能不幹，所以難。」在我們現前這個時代是很難的事情。「這個注解有若干種，最終的解決辦法，就是可違經不可違道，這也有人反對，以為違經就是違道。權必須智慧開了才能做，吾的見思惑沒有斷，所以不敢教你們。吾講的不超出前人的範圍，所以不敢著述，你們只要依法不依人便可以了。」這是雪廬老人他講自己也見思惑沒有斷，所以他只是講述前人的範圍，教我們依法不依人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
「不得已要說，從前人秤東西的錘就是權，」秤東西的錘就是權，「視物品的輕重而移動錘，使秤平衡，天秤也是如此，這是比喻權如錘。」如那個秤錘一樣，就調整，調整讓它平衡。「意思是說，自己看著辦，學問不到便無法看著辦，說出來就不行，《孟子》書中有人問禮，男女受授不親，那見到嫂嫂溺水」，掉到水裡面，「要伸出援手」去救她嗎？「孟子說，這是權，要通權達變」。那個不是平常，那個是救命！所以不能用平常男女受授不親這個規矩來限制了。「但是天地間的事情千變萬化，見鄰女不能援手嗎？所以不能舉例。」舉出一個是嫂嫂，那如果不是嫂嫂，隔壁鄰家的

女子掉到水裡，那你要不要救呢？這是通權達變，這個事情都是千變萬化的。

「通權達變全看自己的智慧，孔子時中，凡事不偏不倚，採取中道，執其兩端而用其中，一般人是過與不及。佛家說，執著相，凡夫著有，學佛者著空，常、斷都是邪見」，斷見、常見都是邪見。「必得空即是色」，色即是空，這才是「講中道，這與孔子的中道相同」。

「現今說法的人講中道者有幾人？若能講中道，道就是中，孔子的中就是時，時中就是道，可以反經不能反道。為什麼能違背經？淨宗是從有門入，不敢違經，禪宗便是反經，無語言文字相。佛法都是在恭敬中求，但是禪宗說佛來殺佛，這不是反經嗎？其實是反經不反道。道是心，口雖說這個，心中卻沒有這個，心中無色無空，不思善不思惡，寂而常照，淨宗往生，最後的寂光也是如此。」

「如今我們改經就不行，比如丹霞燒佛，當時是要度人悟道，你能這麼做嗎？你們如今尚且不能立，何況是行權？立就不增新惑，不沾五欲六塵了。」這才叫立，五根五力站立住了。

「你們學這一章，處處省察量一量自己的本事能力。」雪廬老人勸我們自己省察省察，自己本身能力本事到底有多少。「所以達摩祖師說：學我者入地獄，謗我者生天堂。你真學達摩，就是真謗佛，這樣可以嗎？」達摩祖師這個禪，那也是對特定對象講的，那也不是對所有的人講的，所以一般人不是那個根器要學他，那就入地獄去了，謗他的就生天堂了。所以各人根器不同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